

# 澳華新文苑

第1217期(A)



## 夕錦 (小說)

## 路燈下的孤獨 (外一篇)

陸文濤

不知你是否去過悉尼的岩石區？那裡緊靠著海灣，道路錯綜複雜，一排排老舊的排屋，與著名的悉尼歌劇院和悉尼大橋交相輝映，應該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。那裡是悉尼這座年輕城市的一個“古老”的街區，有些地方仍有著石磚鋪成的路，有些地方你會走上一百多年歷史的石條臺階，那裡百年以上的老房子比比皆是。要知道先驅們在建立這些街道、這些排屋時，既沒有大橋也沒有歌劇院。面對著海灣，面對著飛舞的海鷗，他們在想什麼？沒有帆的大海是孤獨的，只有一片孤帆的大海更顯孤獨。他們是否也感到孤獨？

夜色降臨後，街邊的路燈發出幽幽的光，像是一個失戀的隱者，在夜的角落，舔著心靈的傷口，默默地療傷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見，何事秋風悲畫扇。”人生只是一首飄蕩的歌，隨風而去。風從哪裡來？又到哪裡去？

那古老石板鋪成的石階旁，已裝上了現代化的電梯。我一直欣賞悉尼人的創意，巧妙地讓“古老”的歷史和

現代文明融為一體。既讓人感到歷史的傳承，又有充分的現實感。

坐在一張一百多年的吧台前，喝上一杯熱丁香肉桂紅酒。窗外悉尼大橋熟悉的聲影依稀可見，遠處街上傳來嘈雜的音樂混合著人聲，夜來香濃郁芳香撲鼻而來。在這裡你可以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，也可以什麼都不發生。你可以感覺到紅塵滾滾，又可以感受到人生的孤獨。

站在昏暗的路燈下，每個人都都在尋找著深不可測的夜，誰也不知道回家的路上會遇到什麼，會發生什麼？在那古老的彎曲的坡道上行走，海風襲來，亂雲飛渡，路邊的草叢裡，不時傳來各種蟲鳴聲。草生一秋，人生一世，我們其實也只是世間的過客。



悉尼岩石區景觀之一



悉尼岩石區景觀之二

## 雨的氣息

一直很喜歡下雨天的氣味，清新、飄逸又略帶憂鬱。走在潤峽邊的山路上，雨不僅打濕了臉龐，還不斷地從雨帽的邊緣上滴下來。伴隨著蜿蜒曲折的潤峽中湍急水流的衝擊聲，似乎有一種溶入天地的感覺。在澳洲塔斯馬尼亞小山城朗山斯頓的郊外，下雨的感覺是很奇妙的。

遠遠望去，山石林立，猶如鐵鑄；樹木蔥蘢，霧中隱現。野鴨們仍在草地上不緊不慢地覓著食，似乎感受不到下雨的氣息。而孔雀們則早就躲到大樹下去避雨了。

遠處的天空彌漫著灰濛濛的霧氣，在雨中坐上露天纜車，是一種非常不尋常的體驗，穿好的雨衣面褲，又在登山鞋上噴上防水膠。在雨日四周空茫地坐在空中，從上帝視角俯瞰大地，溪水潺潺，雨霧濛濛。

遠處的那座上世紀初建成的吊橋略帶有著一絲貴族般的氣質，傲立在潤峽之上，歲月的年輪，並沒有改變什麼，每一場風雨，對她來說都是一場洗禮。纜車只能送到半山，如果想登頂，就得在大雨中攀登，崎嶇的山路有點滑。一路往上走，路邊有著一群小袋鼠正在專心地覓食。

萬物皆有定數，孔雀、小袋鼠、野鴨都是悠哉悠哉地生活著，花前月下，日月星辰，殘暑寒冬，生老病死，按步就班。唯有人類，在理想主



雨的氣息

義的感召下，不停地工作，永無止境地努力。人總希望能擔當起上帝的工作，創造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。人的悲劇也因此成為了現實。

站在山頂的觀景台，眺望遠方，山城在綠樹掩映中，偶爾有幾座紅屋頂點綴著這幅灰色的圖畫，雲遮霧障，氣象萬千。自然法則看似簡單，但背後都有一隻無法用肉眼看到的手。剛才一路攀升，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，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？也許這個問題有許多的答案，但對我而言，人生的意義只是一場對生命的體驗。

六月底，悉尼的夜，寒風刺骨。藍山在陰霾中無聲無息地迎來了2018年的第一場雪。

“叮鈴鈴”，可惡的催命的似晨鐘暮鼓的鬧鈴，刺耳地響起。

皮特張從香甜的睡夢中驚醒。他按下鬧鈴，不急於睜開眼睛。凡人之醒也，先醒心，後醒目。

躺在一旁膀大腰圓的太太肉絲(Rose)，在被窩裡踢他一脚，嘴裡嘟囔：天天這麼早把人鬧醒，真討厭！

皮特張心中暗罵，嘴上卻不得不溫言軟語地輕撫安慰。穿起衣服，洗漱完畢，拿出冰箱裡昨晚準備好的早餐和午餐，塞進書包，躡手躡腳地溜出房門。

早上七點鐘，晨霧繚繞，屋頂和草坪結了一層厚重的銀白色的霜。

公車站的磚牆旁邊，站著一個姑娘，雙臂抱肩，蹣跚雙腳，瑟瑟發抖。

皮特張裹緊大衣，一路小跑到車站。他環顧四周，只有他們兩個人。

“Hi，早！”皮特張試探性地寒暄。

“先生早！”姑娘一口嗲聲嗲氣的臺灣普通話。

“從來沒有見過你。你住在哪棟房子？我是這趟車在這一站唯一的乘客，已經很久了。”皮特張舌頭發硬。

“我就住在街角，前天剛到悉尼，現在去城裡的語言學校上課。Homestay的房東要我自己坐車去，我又不認得路——”姑娘雙頰愈發通紅，欲言又止，幾乎垂下淚來。

“你學校在什麼地方？”

“Kent Street, 靠近QVB。”

“別擔心，你中了六合彩。我公司辦公室就在那附近，你跟著我走吧！”

“真的？多謝關照！怎麼稱呼您？我叫夕錦……”

公車衝破濃霧，“嘎吱吱”停在眼前。

一路上，皮特張口若懸河，吐沫星子四濺，向她介紹悉尼的風土人情。夕錦眨巴

著大眼睛聽著，時不時小心提問。一個小時的車程，轉瞬即逝。

把姑娘送到學校的樓門口，兩個人寒暄分手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隔三岔五，皮特張早上就會在公車站遇到夕錦。兩人一路說笑，相處愉快。皮特張並無非分之想，只是憐香惜玉。這個和自己女兒年紀相仿的臺灣姑娘，一個人背井離鄉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尋找新生活的希望。她瑟縮的身影像一面鏡子，看到她就彷彿看到剛來澳洲的自己。和夕錦聊天，令人到中年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的皮特張，似乎重回玉樹臨風的青春少年。

有幾次，夕錦聽他喋喋不休，忍不住哈欠連連，她說永遠倒不過時差，整日晨昏顛倒，然後旁若無人地拉著皮特張的胳膊，眾目睽睽之下斜靠著他，就像女兒靠在父親的臂彎，香夢沉酣。皮特張有些心猿意馬，惴惴不安。

轉眼幾個月過去，冬去春來。

一天早上，夕錦準時來到公交站。她換了夏裝，薄施粉黛，手裡提著一盒點心。

皮特張衣著整齊神采奕奕地走來。

“皮特早。”她笑容依舊燦爛。

“這麼早就去上課，知道用功啦，呵呵。”

“我的語言課通過了，下個月可以進大學。我在悉尼大學旁邊找了新的住處，今天就搬走，我是特意來向你告別的。謝謝你一直以來的關照。這盒鳳梨酥，是我從臺灣帶來的，不成敬意，請笑納。”

皮特張的笑容有些勉強：“祝賀你成功走出了第一步！鳳梨酥就不必了，舉手之勞何足掛齒……”

不由分說，她把鳳梨酥塞到他懷裡，興高采烈地轉身去了。

路上，皮特張忍不住打開點心盒，拿起一塊鳳梨酥放到嘴裡，他想嘗嘗正宗鳳梨酥的味道。

梁軍

## 緬懷盧元先生

盧元先生，原復旦大學附中特級教師。2008年退休後遠赴悉尼，與兩子團聚，共用天倫。然其治學之志未減分毫，每日手不釋卷，筆耕不輟。

盧老作為悉尼詩詞協會德高望重的資深顧問，每逢詩會論壇，先生登臺開講，必是高朋滿座，座無虛席，甚者立於後排亦不以為意。講堂之上，師生談笑風生，妙語連珠；講座尾聲，掌聲雷動，經久不息。歸途之中，師友仍交口稱歎：“盧師滿腹經綸，引經據典皆信手拈來，無須片紙，聽之如飲甘醴，吾輩受益良多！”誠哉斯言！

盧元先生身兼世界華人文化名人協會理事、中國詩詞名家研究會副會長等職，學養深厚，聲譽卓著。2024年6月26日，詩會舉辦的“甲辰年端午詩人節雅集”之上，先生依舊神采奕奕，滿面春風，與眾師友論詩談藝，意態悠然。孰料歸家後竟感不適，旋即入院。天不假年，僅數日之隔，於2024年7月13日午後二時三十分，值其九秩晉七福壽之期，溘然長逝，駕鶴西歸。

先生出生于1927年7月，祖籍浙江省磐安縣，世代書香。祖父乃清末舉人。先生繡襦喪母，由祖母撫育成人。祖母教孫至嚴，以未來棟樑期之，日日督其背誦經籍。常于先生睡眠惺忪之際，指掐其

股，促曰：“速誦經書！”此幼時養成的勤學之習，竟伴隨其一生。直至彌留前一週，先生仍每夜臥床，必默誦二十首古詩詞方能安然入眠。

先生六歲入私塾啟蒙，十三歲即以優異成績考入“仙都中學”，名動鄉梓。後負笈申城，就讀于“誠明文學院”國學專修科，以榜首之姿畢業，旋即留校任教務員。適逢全國高校院系調整，盧元先生奉調至復旦大學附中，初任教務組長，後擢升為教務主任。自此，先生繫紮于三尺講臺，執鞭杏壇凡五十二載春秋！

執教半世紀，盧元先生以“四樂軒”為銘，為教書育人之偉業嘔心瀝血，無怨無悔。其語文教學造詣精深，尤以淵博的學識與豐富的經驗精研文言文教學，創立了獨具特色且卓有成效的教學體系，蜚聲全國語文教育界。先生畢生著述等身，涵蓋廣博，累計數百萬言。早年即有《語文教學叢談》、《文言文閱讀技巧》、《文言文教學》、《學生古漢語詞典》、《四樂軒詩詞選集》、《盧元自選集》等著作付梓行世，澤被後學。

2017年11月26日，我懷感恩之心登門拜望時值九一高齡的盧元先生。入室時，先生正于電腦寫板上為友人回信。他抬頭溫言：“稍坐片刻，餘字即成。”擱筆後，先生對我

道：“尊作《沙陽翁尋根腳印》書稿，此番我讀得慢了些，一周方畢。”聞聽此言，我心頭頓感沉重，含淚低首。蓋因此前先生已對拙稿悉心斧正一過。此番攜稿前來，本意僅請先生略作過目，即可付梓。然世事難料，原來就在我去盧老家數日前——11月9日，先生相濡以沫六十餘載的夫人，89歲高齡的王敦鳳女士，猝然離世。15日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。夫人新喪，哀痛何極！而先生竟于斯時斯境，強抑悲懷，再次審閱拙稿，為之調整修訂，使全書脈絡更為清晰，內容更顯靈動。

盧老啊！您待我這學識淺薄的白髮門生，恩德何止山高海深！今值西元2025年7月13日，乃先生周年忌辰。恩師盧元先生！您是我心中永不磨滅的精神豐碑！

李光清

